



■描繪雲咸街的水彩畫。

■展覽環境

穿梭城市光影間 黑白舊照訴說百年前的香港

拍照對現今的人來說，是一件簡單不過的事情，隨便拿起手機，輕觸一下快門，一張照片輕而易舉便成了。照片可用作記錄生活上的大小事、記錄着回憶。每當我們翻開相簿，一張張舊照片映入眼簾，除了回憶頓時湧上心頭，你還可能會發現到身邊環境的變化，遊樂公園那鐵道的長滑梯早已拆卸了，那條從前上學的必經之路，街道上的商店也改變了。那些可能只是二三十年前拍下的舊照片，環境就已有如此大的變化，若舊照片拍下的是逾百年前的香港，你還能認出是在何處嗎？

文、攝：Aimee



■香港歷史學家 David Bellis

讓我們穿越時空，回到1870年至1925年間的舊香港，你會發現街道上盡是繁華，細心留意下還會發現有部份建築物仍保留至今。「踏覽歷史足跡」舊照片展覽由即日起至5月5日於中環、石板街酒店舉行，展覽展示逾30幅原作照片和數幅畫作，大部分照片和畫作均是取材於酒店周邊街道的昔日風貌，展覽歸納為三個主題，分別是「鄰街」、「鄰里」及「鄰區」，展覽中的照片由香港歷史學家David Bellis提供，當中大部分的珍貴照片是由香港最早華人職業攝影師包括黎芳、續綸及永祥等人拍攝。每位欣賞展覽的人士均會獲派一把放大鏡，穿梭於城市光影之間，透過觀察照片中的微小細節，深入了解香港於19世紀末的歷史文化。

展皇后大道舊貌

是次展覽雖然規模不算盛大，但卻吸引不少人士駐足欣賞舊照片。當中，一張攝於中

■1873年的中環皇后大道。



環皇后大道的照片置放於展覽的當眼處，此照片攝於1873年，是「鄰街」主題中歷史最悠久的照片。我們可留意相片中右方轉向左邊的彎位，便可以認出相片的拍攝位置是今天仍在的皇后大道及中環街市附近。

照片雖然在市中心位置拍攝，但乍看之下卻發現照片中的街道並沒有很多人往來，不說不知道其實拍攝這張照片時的街道是很繁忙的，由於早期的照相機需要很長的曝光時間才能捕捉到影像，因此很多移動中的物件看起來會變成一團模糊的陰影，但如果你細心留意，不難發現照片左上方建築物二樓的位置有人坐在窗邊，街上其實也有不少在行走中的人，只是因攝影曝光問題而無法清晰拍下人物影像。

展覽中的一張照片深深吸引着記者的目光，此照片攝於1925年的中環畢打街，街道上人來人往，好不熱鬧，我們可從此照片中清楚了解到當時人們生活的衣着和交通工具，照片中右邊起的建築物是怡和大廈、畢打行和華人行等，但至今只有1924年開業的

畢打行仍屹立不變。在照片的正中央位置，也可見一名戴着帽子、穿着制服的警察拿着木棍指揮交通。

橫幅現當年戲院

展覽除了展示舊黑白照片外，還有數幅彩色的畫作，其中一幅正是描繪中環雲咸街的水彩畫，其作品由藝術家Henry George Gandy於1924年繪畫，作品上精緻細膩的畫風記錄着人們當時的生活，作品裡的最左邊是一架紅色的人力車，人力車是當時盛行的交通工具。而畫作上的右邊有一名戴着草帽、挑着擔子的男人，他的上方有着一幅白色的橫幅寫着「The Girl of the Golden West」，意指「黃金西部女郎」，原來畫作中右邊的建築物是香港其中一間最早期的電影院之所在地，這家電影院當年名為「比照戲院」，而這橫幅其實是用作宣傳兩部於1924年非常熱門的《天涯恨》和《黃金西部女郎》。

展覽中更有展示當時本地的交通工具，例如其中一張攝於1925年的照片則顯示了當年的電車，這輛電車與現今的電車相比，外貌並沒有太大的分別。在照片中的是一輛露天

電車，與現今的電車不同，照片中的電車上層的車頂以帆布帳篷覆蓋，四邊並沒有遮掩，這款電車存在的時間十分的短，當年拍攝這張照片後不久，它就被淘汰了，電車公司在同年便推出了新款電車，其電車上層有完善的覆蓋，外表與我們今天的電車更為相似。

深入看軍人制服

在十九世紀，人們盛行向海外親友互相寄贈肖像照片，因此也促進了大量照相館的成立。香港曾是英國管治，所以當時有不少英國軍士及士兵到照相館拍照，而展覽也有展示其照片，照片上雖然沒有任何文字提示該軍人的職位，但我們仍可從其穿着的制服上尋找線索，例如在軍人的軍團徽章上顯示着一座城堡，這意味着該軍人是隸屬於1885年至1888年駐守香港的諾威頓郡兵團。其中一位軍士的制服的袖子上有一個交叉步槍的徽章，這也表示他是一名射手。

用放大鏡仔細看，你會發現有部分士兵的衣服袖子的條紋指向上方而不是下方，這是標誌着該名士兵有兩年的良好行為；但軍隊和海軍的制服並不一樣，海軍的水手制服條紋若是指向下方，這也同樣用作表揚他的良好的行為。條紋上方的徽章則顯示了他的等級，若徽章上印有皇冠及錨，這意味着該海軍是二級官員。



■英國士兵(左)、第十兵團隊長(中)和英國水手(右)。

■攝於1885年的英國軍士。

東 西

余綺平

現代設計始祖

全球第一所現代設計教育學院包豪斯(BAUHAUS)，一九一九年創辦於德國，今年適逢百年誕。該校培訓出來的精英遍佈天下，他們設計的產品經過百年改良，已經擺放在地球每一角落，只是，我們很少察覺到。

包豪斯學院的創立，是希望將藝術和技術融為一體。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，如：達芬奇或米開朗基羅，其雕刻和繪畫均是自我表現和浪漫主義，屬於小眾藝術。歐洲自一戰結束後，恢復大規模工業生產，包豪斯學院希望將小眾藝術大眾化，將那些沒有「靈魂」的工業產品，注入前人的藝術氣息。於是，現代設計的觀念順勢而生。

該學院位於魏瑪市(Weimar)，前身本是一所美術學校，建於一八六零年。一戰後，一群傑出的藝術家和設計師接管該校，改名為包豪斯(德文意思為「建築」)。起初，入讀學生都是工場的手工藝工人，學習利用金屬、木材和布料，去製造家具、書架、廚櫃、沙發套和窗簾等。他們將學院視為實驗室，學得一門手藝後，出社會更容易謀生。

學院創辦人、首任院長格羅佩斯(Walter Gropius)讀大學時主修建築，畢業後加入德國著名建築師貝倫斯(Peter Behrens)設計事務所工作。格羅佩斯從貝倫斯身上學到了現代設計觀念，將之發揚光大。

祖師爺貝倫斯強調，建築應符合時代需要，運用新材料和技術，去滿足實際需求。同時，傳統工藝應與現代設計和技術結合，以大規模工業化生產，增加競爭力。貝倫斯更主張，設計概念應擴散到生活各個層面。他曾經替德國廚房家電公司AEG設計了一系列品牌，包括其公司的平面商標、電燈、茶



■包豪斯現代設計學院。

網上圖片

壺和風扇等日用品。

格羅佩斯青出於藍勝於藍。起初，他將包豪斯學院的科目分門別類，有現代建築(藝術設計)、造型和土木。後來再分類為工業產品設計、平面設計、室內設計、繪圖設計、報紙排版設計、展覽、舞台等。格羅佩斯鼓勵學生所設計的樣板，要適合大規模生產，要持續發展和改良。

包豪斯學院經過兩次校舍搬遷，搬至柏林後，因納粹德軍查封，終於一九三三年關閉。在短短的十四年間，學院經過幾番改革，人才輩出，如學生哈特維希(Josef Hartwig)設計的幾何圖案國際象棋棋盤，大受歡迎。而學院愈來愈商業化，開始生產自己的品牌。

早於百年前，包豪斯學生設計了利用簾幔和隔板，去分隔廚房和廳房，這就是今天仍然流行的開放式家居設計。他們強調，設計以實用為主導，外形要簡潔，例如：建築物外牆採用大幅玻璃窗，以增加採光面積。到今天，玻璃外牆大廈處處皆見。

包豪斯所創造的神話，百年後更加多彩多姿。許多國際知名設計師，均聲稱自己師承包豪斯，是它的正統接班人。他們的傑出設計，如：Mart Stan的著名單鋼管椅子，經過大量生產後，可以在IKEA傢具店買到；一張帶有包豪斯風格的Nesting套裝茶台，更可以在任何會議廳、餐廳或酒店大堂見到。

在香港，聲稱屬於包豪斯風格的建築物，有如：一九五零年落成的舊中區政府合署，和一九六二年落成的中環香港大會堂。

精準扶貧

早早起床，頂着細雨趕早晨6點去碼頭的車。寂靜中傳來嘩嘩的麻將聲，順着聲音望去，看到窗戶透出燈光。

出行前看到介紹農村的文，說麻將是時下鄉村的主要娛樂方式，賭博在農村也很盛行。沈從文的《湘行書簡》、《湘行散記》中，都有水手們以打牌為娛樂的記述：「夜既太長，水手們愛玩牌的各跨坐在船板上，小油燈光下玩天九。」有時他也鑽攏過去觀戰。看來去北京發展之前的沈從文也未能「免俗」。

經過改革開放逾四十年，社會底層人，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，都是這樣生活和快樂。他們的後代和城裡人一樣手

機不離手，一切正在改變。

車子啟動了，半個小時車程，包括司機在內的車上幾個當地人始終議論一件事——精準扶貧。他們的方言我只能用猜的方式略知一二，但其中一兩句聽得很明白：「3,000元就是貧困？現在養頭豬，幾隻雞都超過3,000元了。」的確，用一個數字作為全國的統一標準，僅就地域而言就不那麼公平。

想去昨晚入住的那家客棧，老闆夫婦二人用外出打工掙的錢蓋了個三層樓，問他多少面積？答：幾百平方米。我說一定過千。他說報低點沒壞處。

他自稱自己是「四類分子」，我驚訝地問他哪四類？回答是有車、有房……因為是新「四類分子」，所以沒有被歸入「貧困」的行列。從山下探望他們的小姨子過去也是山區農民，夫婦二人在外面打了十幾年工，卻沒有蓋樓，於是被劃

■隨着客觀情況的不同，國家計劃生育政策有所放寬，但整體政策沒有取消。



入貧困戶，政府幫他們從山上遷到山下，住進新房，每年還有補助。



■2020年消除貧困是一項硬性指標。

